

陳誠臨危受命

●馮世欣

戰時湖北地方建設

抗戰初期，筆者曾服務於軍委會戰幹團，任政治訓練工作。民國廿九年該機構奉命結束，總政治部另派我在中央軍校第四分校任職，我考慮的結果，不願前往。遂乘輪自重慶東下巴東。再轉湖北戰時省會恩施投效。

我到湖北的原因，是我的友人李鴻儒服務於湖北省政府人事處，他說：陳兼主席誠（陳誠字辭修，以下稱辭公，當時是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省主席），臨危受命、坐鎮前方，正大刀闊斧的建設新湖北，需要很多的青年幹部。我遂應邀前往。至恩施後先打個報告，說明願意從事地方建設工作。報告遞上後，陳辭公批示：「先到省訓團受訓」受訓時間兩個月，省府派顧問范揚教授負責考核。范教授曾執教於中央大學。他的「行政學」與王世杰的比較憲法，為當時高考必備參考書。范教授考核的結果，我是優等，遂分發民政廳以視察任用。

這是我第一次在行政機關服務。學到不少的知識與經驗。戰時沒有娛樂休閒生活。暇時就看看

有關的法令規章。湖北朋友也排外的，我泰然處之。當時我年輕，在一些做了一、二十年的老科員眼裏，有點輕視。民政廳的視察有五人，其餘四人都是老資格。有的是做過縣長免職後調來的。民政廳視察等於「後補縣長」，其他各廳處的視察，就沒有此種機會，因民政廳近水樓台先得月之故。

我雖然年輕，相處日子久了他們都喜歡與我交談。有一個趣事，有兩位同事談到光緒帝，一說是在位三十三年，一說是三十五年，兩人爭執不決說：「我們去問老馮好了。」我說：你們一位多了一年，一位少了一年都錯了。有時他們知道我對地理很熟，無論山東、江蘇、浙江沿海各省的縣名，我都可背得出。他們不服氣說：「全國各縣你能都知道嗎？」我說不妨試一試。這些考官們就拿出全國地圖，專門找那些雲南、貴州及黑龍江等處偏僻的地方，叫我說，說錯了一縣罰兩毛錢。審問的結果，我僅錯了三、四個縣，罰錢請客了事。這是戰時生活有趣的一面。

培植大量青年幹部

我在民政廳不到一年，陳兼主席來廳巡視，

聽取業務報告。我是視察，派在第一科幫忙，形同副科長的地位。真是無巧不成書，第一科周科長頭一天晚上，忽患急性盲腸炎，赴醫院割治。第一科的業務遂由廳長朱懷冰指定由我代為報告。第一科的業務，主管縣長、專員的考績與任免。我當時年輕胆大侃侃而言。對於考績的條文背得滾瓜爛熟。最後檢討地方行政的缺失，縣長為親民之官，選用更應慎重，并引用蒲松齡聊齋志異上考城隍的一段：「有心為善，雖善不賞；無心為惡，雖惡不罰。」務使狡黠者不能得逞，真正做事的人，勿使受委屈。

我在報告的時候只見陳主席慢慢地點頭，朱懷冰廳長也面帶笑容，我知道沒有什麼差錯。報告完畢後，我就安心的坐下了。

事情就這樣引起的，湖北省政府籌設鄂北辦事處，因鄂北地區為五戰區的轄區。五戰區長官部所在地老河口，與省會恩施相距七、八百里之遙，聯絡極不方便，確有成立辦事處之必要。省府遴選保定一期出身的周劍安為主任。周氏在廣東革命時代，與李宗仁、白崇禧均係好友，由他出任，在人際關係上，確是一個適當的人選。我

真沒有想到把我也圈上了，做了周劍安的副手，辭公愛護青年，提拔青年，非一般軍政大員所能做到的。

關於陳辭公我最佩服他一生清廉，用人惟才大公無私，並不排斥外省人。他曾向主管人事的人員說：「以後少用浙江人與湖南人。」他是浙江人，湖南又是他夫人的家鄉。他是軍人出身，所用軍事幹部，除周至柔是浙江人外，其餘如薛岳、羅卓英、桂永清、彭孟緝、劉安祺、胡璉、高魁元等，都是外省人，都不是他的浙江同鄉。他最喜歡提拔人才，喜歡與知識份子接近。吳大猷、華羅庚、曾昭掄等名教授，以及優秀青年諾貝爾獎金得主李政道，都是他在軍政部長任內，以官費資助赴美留學及研究的。與其他軍政大員短視無識不同。

筆者曾看過大陸的資料對國民政府以前的軍政大員，共黨都有詳細的描述。對於陳辭公除罵他是反動派外，對他的操守，能力都予以肯定。前張學良親信某君，自西安事變後，常為文與罵國府諸要員，陳誠亦不例外，但他也有一句公道話，他說：「想不到國民黨陣營中，還有陳誠這樣清廉的人。」某君在抗戰時在財政部掛一名閑差，爲了生活，對孔祥熙很少批評。足見「有奶就是娘了」。

鄂北設處展開游擊

鄂北辦事處管轄第三、第五、第八三個行政督察專員區廿三個縣。周劍安主任時常與五戰區長官部的將領們吃酒打牌，對一切業務不大過問

，全由我代爲處理。民國卅一年初冬，陳辭公赴老河口，除拜訪李宗仁外，還召開鄂北行政會議。他到老河口時，李宗仁率領長官部各將領，以及孫連仲（仿魯）、馮治安（仰之）、孫震（德操）、湯恩伯等各集團軍總司令都在漢水江邊排隊歡迎。

鄂北行政會議開了三天，陳辭公會單獨召見我詳詢鄂北軍政各方面的情形；并囑我要時常和他聯絡。數月以後日軍就發動攻勢，一時豫南、鄂北都在煙火瀰漫之中。那時我正在前方視察，我們行政人員事前一點消息都沒有，待日軍攻陷襄陽、樊城，我便被困在敵後了。幸虧湖北第一區行政督察專員胡君（保定四期）把我接去，我們一同奔往桐柏山區六十九軍米文和部。（原石友三舊部）隨着該軍在敵後打游擊。該軍給我一匹馬，隨着軍部在山區中轉來轉去，始終未和日軍正式接觸，說起來很可笑。

戰事結束後，我回老河口，曾寫信向陳辭公報告此一戰役的經過。他回信說：「世欣吾兄勳鑒：五月六日來書所稱最近鄂北作戰各軍情形，茲已摘呈委座並函軍令部參考矣。前復之書頃由老河口退回，隨此附致，併希查照爲荷」等語。

荐我前往江蘇省府

我在老河口不到三年，辭公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。後以胃潰瘍病返重慶養病。適逢豫西大戰湯恩伯部敗退陝西，一時西北震動。蔣中正委員長又再派陳辭公爲第一戰區司令長官，局勢始告穩定。這一段時間，我未和他聯絡。抗戰勝利後

，他早已出任軍政部長。我想返回江蘇原籍，爲桑梓服務。曾請求他賜函介紹江蘇省主席王懋功（東成）。他回信說：「世欣吾兄勳鑒：接三月廿一日來書暢陳各節均已誦悉。擬於今夏返蘇工作，誠亦同意，附寄介紹一函，即祈接收，以資旁助」等語。

我這個小人物，既不是浙江人，又毫無人事關係，更非學者專家，辭公愛護青年令人感動。勝利後不到一個月我輾轉到了上海，暫住堂兄處，那時王懋功主席從皖北到蘇州接收也不過一個月左右，因爲汪精衛任命的偽主席李士羣是在蘇州辦公的。我未到蘇州以前，曾邀請舍親張宏業陪同前往蘇州，張宏業係王懋功主席的老友，又是江蘇省府首席參議。事前我們兩人商議一下，他問我要什麼工作。我開玩笑的說，行政專員好不好？他說：你還年輕，行政督察專員都是將官充任，你又未帶過兵恐有困難。我看最好要一個江蘇大縣的縣長，有陳誠部長的介紹信，輕而易舉，做縣長比專員有意思得多了。張宏業久歷官場，經驗豐富，如此這般就決定了。

數日後我們同往蘇州拙政園（明朝文徵明故居）晉謁王懋功主席，張宏業首先介紹我爲馮明九之堂弟，他看過信後，我就坦白地說明來意，當時他嘆了一口氣說：「你來得不巧，我叫劉秉哲害死了。（按劉係軍長，戰時在江南打游擊，並兼江蘇省江南行署主任）我未到蘇州接收以前，他放了起身砲，把江南二十六個縣，都換成新人。我剛接收不久，我能否認嗎？」接着他又說：「這樣好了，你稍候一時，待江北淪陷區收復

了，到什麼地方，再決定吧！」

江南各縣短期自無望，談到江北，我就頭大了，那時江北淪陷區大部被共黨佔領，誰願意找麻煩呢？

張宏業在歸途中說：「顧祝同是江蘇大老，劉秉哲又是顧祝同的愛將，王懋功主席也惹不起，只好忍受。」（按劉秉哲後被中共槍斃）

事後有朋友罵我小兒科，他說：「你經驗不夠，陳誠部長的介紹信，千金難買，你要，就應該要個大的官，王懋功主席為人圓滑，中央又沒有什麼後台，他會向陳誠部長討好的。」

民國四十年，筆者交卸台灣省台中縣長後移居台北。會到友人家中陪王懋功主席打牌，可能有人事先向他介紹了一番，我們一見面，王懋功就說：「你怎麼搞的，以後就沒有你的消息了。」我這個「候補知縣」，只要耐心的等，大概應無問題，當時陳辭公威望崇隆，任何省都不會擋駕，何況我的家庭，與王懋功主席還有世交關係呢！

到手財富送出門外

真是湊巧，我回上海後，在逛街時，遇見友人沈傳儀，他是去東北徐鼎（健青）處工作的。我遂在西筵館請他吃飯，略表餞行之意。沈傳儀極力慫恿我去東北，并說老朋友在一起比較好。東北過去叫關外，是一個神祕的地方，筆者年輕時喜歡遊山玩水，遂有東北之行。

臨行前拜訪趙志珪（淳如），趙氏來台後曾任交通銀行董事長。當時是軍政部上海特派員，

並兼第一補給區司令。他辦公的地點，是上海虹口前日軍海軍司令部。我看他的原因，是想要一張赴秦皇島的船票。他一看見我，就說：「你來得正好，重慶復員人員，因交通困難，一時不易到達，我這裏人手不夠。」他的意思想叫我主持一個倉儲單位，我對軍人生活久已厭煩，想從行政上求發展，故予婉謝。事後有朋友罵我是個傻瓜。他說道是發財的機構，上海接收日軍的物資，堆積如山，都是無稽案可查，你就變賣一部份也無人知曉，送給你的財富，你都推出門外，其愚實不可及也。

遼北省主席劉翰東，保定軍校八期砲科畢業，與陳辭公保定同期同隊，在西安事變前，他是東北軍一零七師師長，因為與陳辭公較接近，遂被張學良免職。抗戰期間為軍訓部砲兵監。勝利後由陳辭公荐舉為東北九省主席之一。他要陳辭公介紹一位秘書長，陳辭公遂介紹徐鼎出任。劉翰東主席為人忠厚老誠，行政經驗較差，徐鼎明敏果決，是幕僚長難得的人才，二人可以說相得益彰。徐鼎來台後，曾任東南長官公署政務處長，行政院第一組長，經濟部政務次長並代理部務一年。（因尹仲容訟案）後又任台灣省政府秘書長八年。政績卓著。興建石門水庫、曾文水庫、台中港，徐鼎都是主持人。尤其是「三七五」減租，關於籌劃、督導，徐鼎是代表陳辭公的負責人。建設台灣他實在貢獻很大，是造成台灣奇跡的要人之一。

徐鼎兩次春夢成空

徐鼎安徽歙縣人，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時，武漢政權三巨頭之一徐謙（季龍），即是他的叔祖。徐謙在國民黨元老中，是有名的三翰林之一。另外兩人是蔡元培、譚延闓。徐謙曾代表孫中山總理報聘莫斯科。民國成立後，做過大理院院長（即今最高法院），北京政府司法總長。徐謙與蔣介石委員長意見不合，武漢政權垮台後，就隱居香港。徐鼎既有陳辭公支持，又是幹練之才，至今省府老同志還懷念他。說他是台灣省歷任秘書長中能力最強最能幹的人。何以在經濟部代理部長任內始終未真除，在政壇上嘖嘖稱奇。說來做官也要靠運氣，古來英雄豪傑，與草木同朽的太多，古人說：「馮唐易老，李廣難封。」這也是運氣吧！尤其是徐鼎以前的幾位老部下，都爬上了他的頭上。如孫運璿、李國鼎、林洋港、張光世、李達海等。至於今日好多的財經首長，當年不過是一些小蘿蔔頭而已。其實徐鼎有兩次經濟部長，及一次省主席的機會，都因故泡湯了，原因何在？待筆者慢慢地道來。

徐鼎在石門水庫執行長任內，因工程艱鉅，陳辭公不願他離開，所以蔣介石總統向陳辭公說：「那經濟部長叫徐鼎做好了。」辭公答說：「他還年輕，過幾年再說吧！第二次是總統府副秘書長黃伯度，進入副總統辦公室，向辭公說：「奉總統口諭，請您發表徐鼎為經濟部長。」黃氏是安徽人，與徐鼎同鄉，自然把這好消息告訴他。徐鼎認為這次應無問題了，就預備安排人事，政務次長想邀請台大名教授經濟學家王作榮（今日考選部長）並擬提升經濟部商業司長李潮年為常

務次長。孰知徐鼎晉見陳辭公時，一進門，辭公就笑了說：「蔣經國還未做部長，你能先做嗎？候候再講吧！」一場春夢又成空了。

至於省府改組，是在黃杰主席時代，徐鼎任秘書長。據傳說蔣公伉儷與張羣在士林官邸晚飯後閑談，也討論了省府新主席人選的問題。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說：「新主席的人選，最好是由文人出任，不要像過去左一個是軍人，右一個是特務，使國家形象受損。最好由徐鼎升任好了。」這項傳聞，我曾詢問徐鼎，據知是有，他并說陳夫人（譚祥）也是這樣告訴他的。結果發表了陳大慶。

上面這個小插曲，還有一個小故事，即徐鼎未就省府秘書長之前，原為中央信託局理事主席，一日忽奉召至陽明山晉謁蔣介石總統。到達後，總統侍衛長胡忻面告：「總統正在發怒，海軍總司令劉廣凱在挨罵（海戰受損），你要小心了。」晉見後，蔣公說：「你是一個行政人才，去幫助黃杰主席把省府整頓一下」。徐鼎本欲謙辭，見蔣公餘怒未息，也不敢說了。

四平會戰人間鬼域

先是筆者到遼北省不到兩年，襄助徐鼎秘書長工作，徐鼎處理省政，明快果決，一切很順利，而劉翰東主席好像不大問事，一切由徐鼎秘書長代為裁決即可。足見二人配合得很好。茲舉一例，四平市長楊××據說是杜長官聿明之妹婿，有恃無恐，亂來一套。市長兼日僑管理處長，據傳說每日晚間，叫一個日僑少女前來陪他睡覺，又

佔領了數棟日僑房屋，據為己有等等劣跡，太不像話。徐鼎不避權貴，下令將楊撤職。此事引起東北長官部不快，但他們知道徐鼎為陳誠總長的親信，亦莫可奈何，僅有參謀長趙家驤中將（在金門砲戰中陣亡），說了一句牢騷話「打狗也要看主人啊！」

民國卅六年五月二十日開始，共軍林彪部對四平作第五次攻勢。規模之大，戰鬥之烈，為前所未有，有人說這次戰役，為東北戰局逆轉的開始。幾乎把四平街踏平了。四平的守軍係七十一軍陳明仁部，該軍共轄三個師，即八十七、八十八、九十一。除九十一師趙琳部在新民整訓外，四平僅有以上兩個師，實力均不足，合計起來也不過一師多人。那時風聲鶴唳，民間都知道大會戰即將開始。四平街本是平地，省政府發動民衆在四平週圍，建成了一丈多高的土城，以資防守。這土城還真管用，激戰半月後，始被共軍突破，陳明仁軍部被佔領部隊節節敗退。幸有十三軍石覺部某師副師長宋邦緯，率領兩個團，由海龍撤退至四平，歸陳明仁指揮。待戰事接近宋副師長之陣地，堅決抵抗，寸土必爭，在數萬名共軍壓力下，忠勇奮戰，毫不氣餒，硬是要得。最後四平市僅剩五分之一時，岌岌可危。幸有五十三軍周福成部來援，共軍知無法消滅守軍撤回而去。

免職呢？甚至上海有家大報也是有此論調。事實上陳明仁是被洋人告倒的。在會戰期間，他的部屬搶劫聯合國救濟物資，美國人都給照了相。由聯合國救濟總署長向蔣介石總統舉發，並要求懲處，這是外人所不知道的。

四平解圍後，整整熬了四十一天，劉翰東主席及徐鼎秘書長等堅苦卓絕，協助國軍作戰，在槍林彈雨中指揮若定。解圍後大家都極疲憊，鬍子長了一寸多長，形同囚犯。到外面一看，到處都是死屍。四平車站的大糧庫所有黃豆都被共軍擄掉，臭味難聞，真人間鬼域也。

按自民國以來，大軍作戰文官并無守城之責。在滿清時地方大員擅離城防者極為嚴重。如咸豐時洪楊軍攻陷南京後，兩江總督何桂清，放棄了常州、蘇州撤至上海，即被清廷斬首。浙江巡撫王有齡於李秀成太平軍攻陷杭州懸裸自盡，遺書有「臣死不瞑目」之語。蓋當時如退出也是死路一條。而遼北省劉翰東主席與徐鼎秘書長等堅持與四平街共存亡，殊不易也。

我於民國卅七年春因家嚴病浙南下。暫住江蘇無錫友人處，友人王君係我在上海讀書時的同學。他的房子很大，撥了兩間給我住。這一時間最為清閑。無錫本是名勝之地，暇時就遊山玩水。蘇州也是我舊遊之處，有時偕妻前往，早晨去晚上回來亦極為方便。這半年期間從未想謀一工作，至於以後如何來到台灣呢！事實經過是這樣的。

石叻藏書資料待整

陳辭公在上海割治胃疾後，於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即來台療養。我在無錫會修一函問候，並勸他在休養之餘，不妨寫些從北伐以迄抗戰的回憶錄，留給歷史家作參考。他從台北草山（今名陽明山）復信，並約我來台一遊，信的內容是：「世欣同志惠鑒：十月十五日手書敬悉，述自北伐至抗戰回憶錄一節，誠亦有此意，但現在仍須休養，無暇及此。不識同志能來台一遊否？專復敬頌秋綏」等語。我接到信後，稍為考慮一下，因為當時局勢大變，山東及瀋陽均已陷落。軍事逆轉岌岌可危，若不是辭公龍召，我是不會來台灣。來到台北後，市容雖然整齊，但行人稀少。如衡陽街的店舖，多是一間門面的小店，生意好像很清淡。重慶南路很多店舖都關着門，只有兩邊走廊有些地攤，賣些軍用物資。西門町成都路的媽祖廟，前邊都是土牆，有點鄉村的味道。中山北路比較整齊，但兩邊都是日式平房，并無今日的高樓大廈。除了幾條大馬路是柏油路面外，小路及巷道都是碎石路，與今日台北有天淵之別。第二天我去草山晉謁陳辭公。按着地址找到湖底路一四五號招待所（即今日赴後山花園之大道。按很多書上記載辭公在草山養病住在台電招待所，係錯，連郭驥先生都不清楚湖底路一四五號係警備部招待所）。始知辭公已遷台北居住，因草山太潮濕之故。那時台灣下女都不懂國語，問辭公遷往何處？她們指手劃腳地說了半天，仍不知所云。僅聽「警察，警察」兩字，那是叫我去問警察了。我又折回走了半個多小時，始到上山口的派出所。才知辭公遷至台北市長沙街某號。

（即今婦聯總會斜對面，後由周至柔居住）由警衛引至客廳，不久辭公就由樓上下來，身穿退了色的舊夾袍，精神還不錯，但清瘦多了。態度慈祥，不像以前凜然令人敬畏的樣子。首先問我離開東北的情形，又問劉慕曾及徐稱現在何處。我答：聽說徐君現在北平，劉君已回長沙去了。他又說你既然來此，不妨至台南、日月潭等處看看。又說我身體較前好些，但仍須休養。談了半個多小時，始終未談時局的問題，最後始說了正文。他說：「我看過你的來信後，才想起我有很多資料，尚留在南京及上海等處，已囑人叫他們趕快運來台灣，待我身體稍好時，我也想寫點東西，屆時我想請你另約幾個人替我整理一下」等語。

陳辭公歷任軍政要職，臨危受命，他收集的資料很多。別的不談，拿江西五次圍剿，俘獲共黨機密文件不少，連毛澤東的手令即有多起，為研究中共初期歷史極珍貴的文獻。現存北投「石叟藏書室」。我當時曾向他報告說：我在恩施的時候，曾得陳百村將軍的允許，到辭公資料室閱覽。辭公數十本的紀事錄，大概都是機要祕書或侍從參謀等寫的每日都有記載，如某高級將領來見，如戴笠來見，但談話內容不詳。我說這種記載，對研究歷史者幫助不大。他當時笑了一笑，並未說什麼。筆者再向讀者報告一句，我這個小人物，在他的日記中，居然也佔了一行，大概是施祕書建生寫的，即某月某日接見馮世欣數字。大陸變色後，我來到台灣，先在省政府，後到台中縣服務，最後至行政院。因國事繁忙，辭

公從未再提此事，現「石叟藏書室」聽說由趙虛吾先生負責管理。我也從未到那裏看看。據說蔣經國生前，也想到那裏參觀。他當然不是來研究歷史的，可能想看看與他有關的文件，因故未能成行只好算了。我晉謁辭公第二日，即十月廿五日，為台灣光復節。今日的總統府是日本時代的總督府。被盟軍炸壞修理完成後，配合光復節，舉行台灣博覽會。總統府前面的廣場，即以前三軍球場的故址，我第一次看見日月潭的毛王爺帶着大公主、二公主在跳高山舞。

丁肇中之父逃過一劫

我除台北外任何地方都未去，當時大陸軍事逆轉那有閒情去觀光遊覽，即乘太平輪返滬，這太平輪一月後在長江口外沉沒。說起來也是我的運氣，迷信的話，可能神靈保佑了。我回無錫不久，辭公就被發表為台灣省主席。友人叫我速來台灣，當時正是臘月廿四日，距年關僅有一週。中國人的習慣，過陰曆年要全家團聚，不妨稍候一時，否則一定要坐太平輪，因為年前僅有該輪航台。正在猶豫不決之際，監察委員王冠吾來函說：「聽說叫你來台，恐怕船票不好買，茲隨函附中興輪船公司事務長某君，請他代購，一切無問題。」中興輪一萬餘噸，比太平輪三千噸大得多了，既然船票無問題，我就篤定的過了年再走，否則，寃沉海底矣。（王委員救我一命，但他堂弟却隨太平輪沉沒）

談到太平輪另一有趣事，即諾貝爾獎金得主丁肇中之父丁觀海教授（元老丁維汾之子）先把

妻兒送來台灣，他還有私事待理。丁氏是一個牌迷，他的夫人王雋英是他留美的同學對他打牌管教正嚴，那時他一個人在上海大過牌癮，他也買好了一張太平洋輪船票，待與友人打牌至深夜時，始發覺太平洋輪已開航了，遂逃過這一劫。因為打牌救了他一命，從此美麗的女主人王雋英就網開一面，不管他打牌的事了。

重施鐵腕主持省政

民國卅七年戰局急轉直下，徐蚌戰役失敗。蔣介石總統在引退之前，發表陳誠為台灣省主席，陳氏回電以身體未復原，不能勝任謙辭。蔣又電知謂事急矣，務使台灣保持一片乾淨土，以為反攻復國之基地。說起來蔣有知人之明，在大陸危急之際，這真是一步高棋。足見蔣公智慧高人一等。陳誠臨危受命，果然不辱使命，建設台灣，鞏固復興基地，達成任務。

大陸失敗，原因很多。自民國十五年北伐成功，至卅八年大陸變色國家養士二十餘年，表面上看似人才輩出，事實上一些黨政軍大員只知做大官而不知替國家做大事。

至於政學系，一些「官僚專家」都是蘇秦、張儀者流善施詭計，頗得蔣公歡心。如果大學中有一門功課，叫做「官僚學」，這些傢伙都可得到博士學位。如楊永泰當年獻計：外交困張學良（東北時期）政治困閻錫山，財政困馮玉祥，黨務困兩廣，但得到的正好相反。這些地方軍政大員都和中央離心離德。如江西劉共，他們都坐觀成敗，只有中央軍獨自作戰。最可嘆者民國廿三

年，共軍突圍西甯時，陳濟棠放棄陣地，留下一個大缺口，讓共黨自由通過。共軍到廣西邊界時，白崇禧不打，只要共軍不窺擾廣西境內時，李宗仁、白崇禧是不問的。

這原因何在？是他們認為把共黨消滅後，中央就會打他們了。今日言之，仍令人痛心不已！否則中國歷史又是另一頁了。

談到軍事，更是錯綜複雜。除中央軍外，地方軍閥各據一方，軍令不能貫徹。

拿軍事大員何應欽來說，在抗戰以前，在軍事領導方面，除蔣公外何氏不作第二人想，因為他與黃埔淵源甚深。除蔣公只有他能領導黃埔學生。但他為人太忠厚，美國人對他印象極壞。如史迪威的回憶中，在戰時想改造中國陸軍，第一個目標，要把何應欽換掉。美國名記者約翰根室，在他所著一本「亞洲內幕」中，說何「惟一的特長，是服從蔣委員長」。這話並不刻薄。

何應欽來台後，沒沒無聞有失落之感。陳誠對他仍然很尊敬。每隔兩三月約會餐敘，這是陳的厚道處。據傳說何氏在一次友人宴會中，多吃了一些酒。發牢騷曰：「陳辭修可以做副總統，難道我不可以？」老驥伏櫪，猶鳴不平，可惜為時已晚矣。

振興全國軍民主氣

蔣公在引退之前，發表陳誠為台灣省主席，而返回浙江奉化原籍，也可以看出他老人家的同情傷痛已極，我們這些大將、大員能有資格做省主席的不下數十人，為何蔣公選中了一位養病的

人，當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。認為其他的人均不能為他分憂分勞，肩負救亡圖存的大任。事實上證明陳誠臨危受命對台灣的建設，從「三七五」減租開始，興修水利增加糧食生產，再發展工商業。不過十年工夫，台灣工商業繁榮了。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了。國庫也有不少外匯了。還有一點大家都不十分清楚，就是整軍。大陸撤退來台的殘兵敗將，在登岸以前予以繳械。徒手登岸再加以整編。如劉汝明部從廈門撤至高雄港，不肯繳械，陳誠下令限期徒手登陸，否則將船擊沉。只有他這種果斷魄力。否則這些散兵游勇，鬧起事來是大禍之源。不用共產黨來，我們自己也完蛋了。所以他嚴格整頓，計取銷了十六個兵團司令部，三十幾個軍的番號。這不是一般人的勇氣與魄力，所敢為、所能為的。民國卅八年十月，他的嫡系部隊胡璉兵團，造成古寧頭大捷。金門從此金湯永固，接着又有登步島的勝利。業已衰頹的民心士氣，由此振作起來，對國家的前途，開始恢復了信心。

消滅共諜安定社會

筆者到台灣不久，看見台大、師院（今之師大）學生數百人，沿著羅斯福路，一直往台北警察局遊行抗議。沿途喊著反迫害、反飢餓、反專制的口號。還唱著「你是個壞東西」的歌曲。和北平、上海等地學生鬧事的情形完全一樣。一直喊著唱著到了警察局的門口，數百人又唱又唸，還指着警察局說「你是個壞東西」。筆者與友人張君看了這種情形不免寒心。

那時陳誠已兼任東南軍政長官（轄蘇、浙、贛、閩、台五省）他就任後首次赴杭州晉謁蔣公。並赴南京、上海一行。回台後始悉學生鬧事的情形，當晚召集了治安首長，及台大校長傅斯年等。第三日晨由軍警包圍台大，師院兩校，把這些搗亂學生拘捕。師院並明令解散，重新登記。派劉真接任院長。

學生鬧事從此消失了。但共謀還是到處滲入，影響治安。他毫不留情地把台糖公司總經理沈鎮南槍斃。（沈與投共之孫越崎時有聯絡）又把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槍斃（劉子係共黨）。另一立法委員夏某也槍斃，前熱河省主席劉多荃之子亦因共謀嫌疑被處決。最妙的是他的東南長

官公署，一位高級將領錢卓倫之子錢克顯是上海新聞報的記者，在京滬一帶是一個活躍的人物，他夫婦來台後，經治安當局發現也有共謀的嫌疑，向陳誠報告後，他說：「只要是間諜，任何人均不例外。」錢克顯夫婦均遭槍決。

陳誠這種大刀闊斧的整頓。才能使我們台灣有四十餘年的安定生活。陳誠是一個任勞任怨，不計毀譽，只要他認為是對的，不計成敗就去做，不像一般官僚有利的就削尖了頭皮去鑽營，不利的就打退堂鼓。舉一個例子，在「三七五」減租實行時，很多地主都反對，而學者專家大多也表示要慎重。東北籍的設計委員黃恆浩來函說：「王安石變法失敗，以致徽欽二帝被擄，北宋淪

亡。現在我們只剩下一個台灣省，你如一意孤行，將成千古罪人。」其他的來信也都振振有辭。陳誠不為所動，認為這都是書生之見，他認為王安石是政治理論家，不是政治實行家。王氏變法的失敗，主要的是用人不當。

總之，蔣公對陳誠極端信任，這是他成功的主因，筆者記得在民國五十年左右，他以健康關係請辭兼行政院長。蔣公批曰：「國事如此，你不負責，誰來負責？」足見蔣公倚畀甚殷。陳誠謀國之忠，任事之勇，在蔣公左右，無人可及。現在有很多人也知道他背了不少的黑鍋，代人受過。但他從不辯解，是非曲直，自有歷史家來評斷。

中外文庫
之二十九

文史論叢 全一冊

謝 康 教授 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，析論中外文學家、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、事功及掌故軼事，深入淺出，字字珠璣，要目有：「評譚嗣同仁學」「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」「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」「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」「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」「略談英、法、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」「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」「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」「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」「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」「俄國兩大文豪的絕交」「再論文學史的方法」「論諸葛亮」「屈原底追念」「秦始皇論」「談謝靈運」「論關羽」「韓愈論」「柳宗元論」「岳飛」「曾國藩論」「談彭玉麟」「李香君」「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略」「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」「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」。

全書五百餘頁，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台幣壹佰捌拾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